

文坛漫步
谷苇著

I206.7/48

社

文坛漫步

谷苇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谷 葦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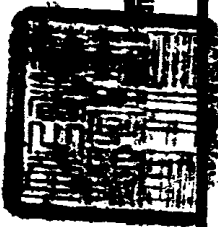
文

坛漫步

叶圣陶题



湖南人民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34930

1034930

文坛漫步

谷 苇 著

责任编辑：曾果伟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衡阳日报印刷厂印刷

198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16,000 印张：6 印数：1—7,900

统一书号：10109·1965 定价：0.74元

目 录

序·····	秦 牧 (1)
巴金在一九八二年·····	(4)
巴金在一九八三年·····	(10)
再访叶圣老·····	(17)
满目青山夕照明 ——访郭绍虞教授·····	(21)
郭绍虞为笈谱写序·····	(27)
春夜的寻访·····	(30)
陈白尘谈历史剧·····	(34)
花城访秦牧·····	(37)
记吴祖光·····	(41)
《木笔花图》记友情 ——老舍与吴祖光交游记什·····	(45)
小巷深处访陆文夫·····	(48)
“湖畔诗人”汪静之·····	(54)
记许杰·····	(59)
访许钦文·····	(63)

记王西彦·····	(65)
记施蛰存·····	(69)
师陀与《大马戏团》·····	(73)
赵景深八秩纪事·····	(77)
二赵之交	
——赵元任与赵景深·····	(81)
郑逸梅先生·····	(84)
工作着是美丽的	
——西子湖畔访陈学昭·····	(88)
黄歇浦边女作家	
——访赵清阁·····	(92)
艺术千古在	
——记译作家罗玉君·····	(97)
夜话孙大雨·····	(102)
林同济与莎士比亚·····	(105)
此翁佳句传东瀛	
——记俳句诗翁葛祖兰·····	(110)
怀知侠·····	(113)
柔弧与《子夜》·····	(117)
关于沙叶新·····	(121)
蒋和森与《风萧萧》·····	(124)
郁达夫遗札的发现·····	(127)
《郁达夫外传》的作者·····	(131)
顾廷龙谈胡适遗著·····	(135)

周谷城笑谈史与诗·····	(139)
柳亚子与南明史料·····	(143)
郭老诗赠白杨·····	(149)
老舍的幽默感·····	(152)
新发现的一批徐志摩信件·····	(155)
夏丏尊的诗词·····	(158)
胡风和他的旧体诗·····	(160)
老舍与茅盾的佚诗·····	(163)
陈子展的捷才·····	(165)
且说徐调孚·····	(167)
龙榆生二三事·····	(172)
“文学是人学”	
——记钱谷融教授·····	(175)
一张照片引起的回忆	
——忆丰子恺先生·····	(180)
跋·····	赵景深 (184)

序

秦 牧

铁匠成为战斗英雄，美人成为歌舞能手，律师成为政治活动家，医生、记者成为作家，都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们前一阶段的生活，往往就为后一阶段的活动准备了条件。水到渠成，春暖花开，在适当的气候之下，他们接着就会从事上述的后一种活动了。

从世界范围来说也好，就中国范围来说也好，由医生、记者开始，从而成为作家的，比比皆是。这道理很简单。广泛地接触人，深刻地理解人，是许多医生、记者工作上的需要，这甚至渐渐成为他们职业上的本能，他们以此为基础，掌握了一定的笔墨功夫之后，跨入文学领域，驰骋所长，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因为文学虽然具备多方面的因素，它的基调，毕竟是“人学”。

谷苇同志在上海从事新闻工作多年，他也是从记者跨入作家行列的人物之一。这本书，是他的人物特写集。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本饶有情趣的散文来看待，书中有不少篇幅是作家访问记，例如对于巴金、叶圣陶、刘知侠、沈从文等访问记就是，我们把它当作作家剪影，作家短论来阅读，也

是可以的。

谷萼是一位“有心人”，工作认真、细致。我知道他常跑书店，家里藏书甚丰。这，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了。我的第一本书是解放前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因为刊行年代久远，我手头已经没有了，不料谷萼在经常跑旧书店当中居然找到了一本，特地寄赠给我。每当晤面时，我们谈起书籍和出版的事，他都讯息灵通，熟知“个中三昧”。爱买书，爱读书，阅历丰富，又很辛勤，这样的人可以写出具有相当份量的书来，应该说，是自然不过的事。

照我看来，谷萼这些作品有几个特点：他很善于抓住要点，从错综纷纭的事象中抓住最重要的地方，加以刻划，这大概就是摄影记者们所说的“捕捉镜头”了。它也和那些“剪影艺术家”的本领一样，在一张纸上，咔嚓咔嚓，几下子就剪出一个人物的形神毕肖的头像来。这种能耐，几乎是艺术各部门的工作者所共有的。它基于敏感和判断，而这又必须以相当深厚的素养为基础。其次是作者的文笔相当圆熟，写来潇洒自如。三来，就是那种夹叙夹议的笔调，读来令人感到亲切，因而印象也就相当鲜明。

举例来说，集子中《巴金在一九八三年》这篇特写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在医院里，在家里，巴金总愿意静坐在临窗的长廊下。廊外有一个花园。在这样的时刻，他爱独自远望。他是在眺望园中的景色吗？他是在纤纤细草中谛听春天到来的脚步声吗？还是从云天里飞翔的飞鸽的身影里，想到了遥远的

地方的朋友们呢？不，也许他什么都没有在意，他的心灵，他的思绪，重新又跋涉在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所经历过的布满荆棘的生活道路上。历史，几千年的历史，未来，几亿人民的未来；他的命运，他的希望……也许正是他沉思中的一切。在他沉思的时候，他的亲人们是习惯于不来打扰他的。”

大体知道巴老为人的读者（这位宣称要“变得善良些、纯净些，对别人有用些”的老作家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善良、纯洁、对人民非常有用的人），都将体会到，这段细腻的文笔，是描绘得相当准确动人的。

人物特写，传记文学向来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因为它们绘声绘影，使人对书中角色如闻馨欬，让读者看到了这些人物的浮雕，具有极其强烈的真实感。这是我们文学园地中很重要的一个花圃，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本书各篇，篇幅虽然一般都不很长，但由于具备这些特点，也就不失为这片花圃中的一株新花了。

我写下这一段话，就算作这本书的卷头语吧！

1984年11月 广州

巴金在一九八二年

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冒着霏霏的细雨，来到巴金的家里。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照旧“闭门谢客”，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也许是江南的春寒，乍暖还寒，最难将息。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作家偶感风寒，正有点“感冒”。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的时候，脚步还是轻快的。

在他日常会见中外宾客的客室里坐定下来，还是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显然是很乐观的。他说：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们在埋头苦干，有思想，有志气。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一个作家，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

“我自然还要写作，只是做得慢些。”谈到新的一年的愿望的时候，巴金说：“那几项工作，总要把它做完。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巴金的“几项工作”，确实都在进行着，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些，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

为香港《大公报》所写的《随想录》，已经出版了两集。巴金原想在八十岁以前，以五年的时间写完五集。现在

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说：“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我总把它写出来。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的。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

作为一位著名的小说家，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长篇小说，就是已经讲出去的《一双美丽的眼睛》，也在写。”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问到“现在大概写了几万字了？”巴金微笑着回答：“这很难统计，反正在写。一定要把它写完的。”这个回答，应该是可以告慰他的忠实的读者的。何况他还有写完一部再写一部的雄心。

“《创作回忆录》早已写完了。原来打算写十篇，结果写了十一篇，都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过了。不久以前，香港三联书店已经把它印成了单行本。”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拿了一本新书下来，签上名，送给我。这确是一本好书，不论是指作家所写的内容，还是指出版社的印刷、装帧和设计。正象有的评介文字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读过这些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部有名的《往事与随想》。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长达一百五十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确是有不少朋友在为之担心的。但是，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

态度——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比原定的计划……”所谓“种种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的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等国访问过。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诚邀他去作友好访问、讲学、小住创作的国家，比如美国。那里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都在来华访问时，盛情提出过邀请。但是，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巴金都只好谢绝了。此外，当然还有一些“非开不可”的会议。说起那些“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巴金只好苦笑：“我只好躲。实在躲不了的，才去开。”当然，“开会”与写作是“两者不可兼得”的。有时为了开会，就不得不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刊的约稿。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体谅作家的苦衷的，但在“一约”、“一谢”的过程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巴金只说了一件事：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巴金选集》，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这部选集是巴金的自选集。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吗？是否可以再版呢？”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的。为了这部被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称作“十四卷邪书”的文集，巴金在已经过去的“十年长夜”里吃够了苦。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对读者来说，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些，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三十多年来的一些作品。至于文集，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些，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所以，我不愿意它再版了。”对于出书，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

早在几年之前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了。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在日本，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现在他的倡议，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国家的文化领导部门和许多作家，都热情地支持、拥护巴金的倡议。周而复把这个倡议，称作“一个迫切的倡议”，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茅盾去世之前，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的原稿等等捐赠给未来的资料馆，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的支持。至于巴金自己，他早已准备一俟“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房子，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珍贵的、著名作家亲手题赠的“初版本”书籍），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都捐给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为文学馆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现在文学馆筹建的情况，究竟如何了？”

“大体上报纸上也有了报道。中国作协已经指定专人负责这个馆的筹建工作。孔罗荪今后就将挑起这个馆的具体领导工作，当然他还有作协书记处的工作要做。而目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一个房子问题。尽管北京市的领导部门表示热情支持，但一时却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地方。看了几处，不是太远就是太差，不便于开展工作。比如有一处就在潭柘寺，交通是不太方便的。当然，现在只要有一个比较可以派用处的房子作为‘过渡’用的馆址就行，将来可以自己盖房子，不过这就需要时间。我希望房子问题早日解决。”

和巴金一样，大概很多人也怀着同样迫切的期望的吧？但愿“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招牌早日有一个悬挂的地方。这个牌子，已经请八十八岁的文学老人叶圣陶先生写好了。

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告别的时候，巴金坦率地笑着说：“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这是“幸免”，也是“幸存”。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因此也格外珍惜它。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当然，首先就是写作。其次，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我不想立什么遗嘱，只想把有些事情在自己活着时候，一样一样处理好。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比如主张办文学馆。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还有我的稿费，也不想留给子女，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前途。我要把它用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我希望我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

看到眼前这位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作家，在戏言身后事，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倒令人感到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坦率。巴金就是以他的真诚，获得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尊敬的。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健康。

巴金在一九八三年

一九八三年，初夏时节。巴金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花园里的那株“广玉兰”横柯蔽日，枝茂叶盛。一朵朵玉兰花骨朵，似是崭新的羊毛大笔笔头缀满枝头，含苞欲放。

巴金在近年来所写的散文里，不止一次地写到：“我家里有一块草地，上面常有落叶，有时刮起大风，广玉兰的大片落叶仿佛要飞满天，风一停，落叶一片也看不见，都给人扫到土沟里去了。以后我到草地上散步也就忘记了有过落叶的事。”然后，他又写到：“我一向承认谦虚是美德。然而我绝不愿意我的文章成为落叶给扫进土沟里去。”（《真话集·后记》）巴金的文章是写景的，也是抒情的，其寓意是深刻的。他近年来在文章中一再主张要“讲真话”。他说：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最后，终不免遭到园中曾经“飞满天”的落叶的下场。

“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巴金用《说真话》、《再论说真话》为题，甚至“三论”、“四论”要说真话，并用“真话”作为一本书的书名。他针砭时弊，认真地解剖自己。他真正“把心交给读者”了，读者自然会引起深深的共鸣。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七日晚上，巴金在家里摔断左腿，被送进了医院。现在他终于出院了。他在病后所写的第一篇文章里写道：“整整七个月我不曾在书桌前坐过片刻。跟读者久别，我感到寂寞”。（《随想录》九十七页《病中》）出院以后，他并没有好好休息，就重新握起了笔，继续写作。

在医院里，在家里，巴金总愿意静坐在临窗的长廊下。廊外有一个花园。在这样的时刻，他爱独自远望。他是在眺望园中的景色吗？他是在纤纤细草中谛听春天到来的脚步声吗？还是从在云天里回翔的飞鸽的身影里，想到了遥远的地方的朋友们呢？不，也许他什么都没有在意，他的心灵、他的思绪，重新又跋涉在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所经历过的布满荆棘的生活道路上。历史，几千年的历史；未来，几亿人民的未来；他的命运，他的希望……也许正是他沉思中的一切，在他沉思的时候，他的亲人们是习惯于不来打扰他的。

除非来了朋友。巴金是非常重友情的。朋友来了，他就会高兴地一起谈天谈地——用他乡音无改的普通话闲聊——从国际大事到世界文坛，从往事的回忆到怀念故友，从文学的新潮到出版的掌故……有时候还谈到他们家里“最忙、最辛苦的人”，八岁的外孙女——小端端。巴金总觉得现在孩子们学习负担太重了。

巴金住院的时候，曹禺正在上海。因为住的地方离医院不远，几乎每天都要来探病，这位中国著名的剧作家从青年时代起就和巴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成名作《雷雨》就是三十年代初期，由巴金编辑交《文学季刊》发表的。而巴